

莫言話劇作品《鱷魚》亮相香港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話劇作品《鱷魚》昨日（21日）登上香港葵青劇院舞台。該劇由王可然執導，趙文瑄、凱麗、李勤勤及白凱南等演員領銜演出，曾榮獲第18屆中國文華獎表演獎。《鱷魚》取材自莫言在《檢察日報》十年的從業經驗，以一名潛逃境外的貪腐官員為主角，透過荒誕尖銳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，深刻解構慾望與人性的深淵。莫言受訪時表示，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頭鱷魚」，亦希望這部劇能「成為一面鏡子，讓每位觀眾照見自己靈魂深處的角落」。

●文：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郭悅盈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



●莫言話劇《鱷魚》登上香港舞台。



●該劇以「鱷魚」為隱喻，剖析權力與慾望的膨脹過程。



●《鱷魚》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呈現。

以魔幻敘事—解構人性與慾望

自2024年首演以來，《鱷魚》收穫眾多好評。此次香港首演，也是作品獲得文華獎後的全球首度巡演。導演王可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：「《鱷魚》是一場視覺與思想的呈現，我們以手法重構時空，讓香港觀眾在魔幻現實中反思人性的枷鎖——當鱷魚在缸中生長，人心在籠中膨脹，這正是時代的警世寓言。」



●莫言
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郭悅盈 攝

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頭鱷魚」

話劇以「鱷魚」作為隱喻，描繪貪官單無憚在慾望吞噬下逐步墮落的過程。周邊人物——瘦馬、吳巧玲、牛布——各自呈現不同人性的側面，構成一幅人性眾生相。有關劇中象徵慾望的「鱷魚」意象，莫言在香港首演前接受訪問時，表示：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頭鱷魚」，亦笑言「我心中的鱷魚現在基本上被我掐死了。」他補充，鱷魚的成長依賴空間大小，就如同人類的慾望，需要法律與道德限制，「否則會無限膨脹，帶來災難」。

莫言談到創作中最具挑戰的一幕。他透露，劇中男主角在最後有一段「長達5,000字的內心獨白」，而「就在這時，一條鱷魚從巨大的魚缸裏爬出來，突然開口跟他對話」。莫言感慨，這是他寫作時感到「特別跳躍、帶有魔幻色彩」的情節，也是最難轉換到舞台的部分。

談到作品風格，莫言提及「紫色幽默」的概念：「幽默其實沒什麼顏色，但既然有『黑色幽默』，為什麼不能有『紫色幽默』？」他解釋道，「紫色幽默是一種更輕淡的幽默，不像黑色幽默那樣具有強烈的批判與諷刺力量。」在他看來，此次話劇《鱷魚》所呈現的，正是這樣一種在尖銳中不失溫和的「紫色幽默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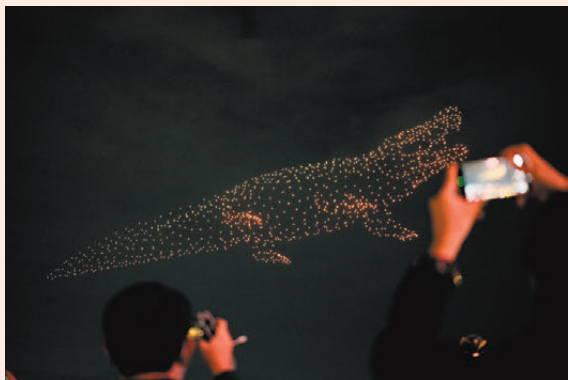
《鱷魚》的劇本亦與莫言十年《檢察日報》記者生涯有所關聯。對此，莫言坦言，劇中人物「融合了很多個貪官的事情」。但他希望，觀眾不要只把《鱷魚》當成反腐題材，而是「通過這樣一種特殊人物的身份，來揭示人類內心深處、靈魂深處的奧秘」。他直言：「也希望這部戲能變成一面鏡子，讓每一個觀眾照見自己靈魂深處的某些角落。」

舞台設計展現寫實與魔幻的切換

該劇舞台設計以一桌二椅為核心，配合側面的旋轉樓梯，簡潔而不乏象徵意味。開場時演員自觀眾席間現身後再走向舞台，拉近與觀眾的距離；多媒體影像則擴展了敘事空間，例如提及青雲大橋時，幕布投影即時呈現橋的影像。劇中象徵慾望的「鱷魚」亦以投影呈現，並以動作呼應劇情，使舞台在寫實與魔幻之間自然切換，將莫言筆下荒誕而尖銳的世界具象化。此外，莫言提到劇中音樂在塑造氣氛上有關鍵作用。他笑言自己「不懂音樂」，但仍明顯感受到音效與「鱷魚」之間的緊密配合：「一旦鱷魚要出現，這個音樂就會變得突然，讓人感覺到心頭、耳朵邊『一震』。」他認為音樂雖然在話劇中地位不如歌劇那麼重要，但仍能「對刻畫人物的內心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」。

話劇觀演現場氣氛熱烈，觀眾在多個段落都報以笑聲，凱麗飾演的情人瘦馬角色颯高音時也引發了掌聲。王可然強調：「我們選擇香港作為全球巡演首演地，正是看中其國際視野，讓這部作品成為連接中國文學與全球劇場의 橋樑。」觀眾陳先生表示：「能夠在香港親臨觀看《鱷魚》，是一次難得的機會。」

主題無人機表演現身灣仔夜空



●《鱷魚》無人機表演亮相灣仔夜空。

莫言：兩地藝術交流將日趨密切

20日，一場別開生面的《鱷魚》主題無人機群表演點亮了灣仔的夜空。這場表演由莫言與藝術家王振共同設計，無人機不斷變換陣型，將鱷魚幻化成中國龍的圖樣，更有不少圖案融合了莫言與王振兩人的親筆書法字樣。表演結束後，莫言以詩意語言描述了自己的感受：「在香港這麼一個美麗的夜晚，對面是璀璨的燈火，下面是碧波蕩漾的維多利亞港，然後在空中不斷變換各種圖形——鱷魚翻滾，然後金龍上天。」談及表演圖案的深刻寓意，他表示，「鱷魚變成金龍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是鼎盛時期才有飛龍在天，這跟《易經》裏的卦象是相關的。這是一件好事，是祝福，是熱鬧，是繁榮昌盛。」他認為，這場表演不僅是視覺盛宴，更承載着美好的文化祝願。

談及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藝術交流，莫言深感交通便利帶來的積極影響，他預見，兩地藝術家的交流將越來越密切，「香港很多的作家、藝術家的作品會被更多內地

讀者和觀眾所了解、所熟悉，反過來也是一樣。」

從小說到戲劇：「繼續寫！」

《鱷魚》登上香江舞台，莫言也分享了他從小說創作轉向戲劇領域的感受與新鮮體驗：「我開始寫作的處女作，實際上是話劇。後來就一直寫小說了。」到了2000年，在朋友的鼓勵下，他重新投入話劇創作，話劇《霸王別姬》曾在北京人藝小劇場上演。此後，他還創作了《我們的荊軻》等劇作，並根據自己的小說《檀香刑》和《紅高粱》創作了歌劇。

談及戲劇創作的獨特魅力，莫言說：「作為一個劇作家，坐在觀眾席上，看舞台上的演員們根據你的劇本表演，這種感受還是特別獨特。跟看到一個讀者拿着自己的一部小說在地鐵上或者在別的地方看書，感受還是不一樣。」他特別提到與觀眾共鳴的喜悅：「你寫劇本的時候，想象到這個地方應該有一片笑聲，當在舞台上演出的時候，果然下面觀眾在笑，那你感覺到你還是寫對了，你的感覺跟觀眾的感覺是一致的。」

當被問及他曾提及的「成為劇作家的野心」是否實現，以及未來的創作計劃時，莫言幽默地回應：「我的野心跟這個失去了控制的鱷魚一樣，在不斷地（增長），哈哈，那咋整？繼續寫！」他表示會將大量寫作精力投入到戲劇創作上，同時也不排除未來再寫小說的可能，笑稱「也許哪一天突然要再寫一部小說，給大家一個驚喜。」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

「自由舞 2025」開鑼 聚焦亞太 挑戰「舞蹈」定義

西九文化區（西九）大型舞蹈節「自由舞 2025」已由11月20日開鑼，將持續到12月7日。本屆舞蹈節以「亞太當下 遇見未來」為主題，將帶來多個來自本地、日本、澳洲、韓國等亞太區的藝術家及藝團，展現藝術家們對「未來」的暢想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高級表演藝術製作人（舞蹈）鄭煥美笑說，因為對周遭世界的敏感觸覺，藝術家好像都有預測未來的能力。「而從舞蹈的創作，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回應自己的文化，如何折射當下，也可以看到很多未來的可能性。」但說起未來，鄭煥美坦言並不特別想做非常具有科幻感的作品，「反而想反其道而行，回歸到『身體』這個原始的工具，來看是否可以發掘更多的可能性。」

推動跨界創作

今年來到第三屆的「自由舞」一直給人「小而美」的印象，節目並非大編製作品，所蘊含的信息卻非常切中當下，並帶來最為前沿的舞蹈潮流。今年的舞蹈節亦不例外。打頭陣的，是由西九演藝委約創作、來自香港的鐵仕製作（TS Crew）與大阪的contact Gonzo 聯合呈獻的《搭橋》。該作品去年於城崎國際藝術中心及「自由舞」進行研究駐留並舉行階段展演，今年首度呈現完整作品。舞作顛覆一般對於「舞蹈」的想像，藉由一場充滿即興元素的激烈的足球賽遊戲，雙方藝術家在劇場中爆發身體能量，將形體劇場、格鬥、beatbox等多種表演技巧相融合，呈現身體間的碰撞、默契與信任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演員們將在現場用竹枝合力搭起一座橋，觀眾跟著一起凝神屏息，在失敗的邊緣緊張冒汗，在成功的瞬間一同歡呼。用發自內心的能量去感受當下超越語言的溝通、理解、團結，甚至是福至心靈。在這個遍布矛盾、日益分化的世界中，「橋」的意象在這一刻顯得無比真誠與實在。鄭煥美介紹道，今年的舞蹈節尤為重視跨界創作，想要突破觀眾腦中對舞蹈的既定想像。「舞蹈

還有什麼新語言？還能吸引到什麼新觀眾？如同《搭橋》，這種身體所碰撞出來的火花，是不是舞蹈？對我來說，只要是運用了肢體語言，那就是舞蹈。我們想要嘗試新的東西。」

香港藝術家唐納天與編舞家陳偉洛跨界合作的裝置演出《點石成液》亦出乎人意料。作品不單是演出，亦是展覽裝置。「所關注的議題正是我們當下所面對的：機不離手、網購物流，甚至是『躺平』，他們捕捉到最當下的議題，然後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來展現。」作品分為兩個部分，白天是裝置展覽，觀眾可自由穿梭其中；晚上，舞者們則用約75分鐘的「裝置·演出」來回應展品。

仿生機械、原始身體現身舞台

澳洲前衛舞團Chunky Move的《U>N>I>T>E>D》則融入創新編舞方式，震撼觀眾感觀。「Chunky Move是澳洲一個非常前衛的舞團，現任藝術總監Antony Hamilton是hip-hop出身，他自己創出了一個新的編舞方法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counting system。這個作品今年2月才在澳洲首演，我看時就覺得好正，一定要帶來香港！」作品中，6位舞者穿上頂尖仿生機械公司Creature Technology Co.以電單車裝備改裝的機械肢體，化身為某種人與機械的混合生命體。「然後又請來印尼實驗電音二人組Gabber Modus Operandi，他們的音樂融合了有近2000年歷史的甘美蘭（Gamelan）音樂元素。既充滿了未來感，又有原始感，好像是在追溯一個古老傳說的感覺。」鄭煥美說，Antony Hamilton對AI並不感興趣，卻對日常生活中的物件非常着迷，他認為每個工具的發明，既有其實用性，卻也是某種生命的延伸，有其神聖的一面。「他有興趣的就是這些工具如果和身體結合會有什麼可能？所以才創作了這個作品，加上音樂真的很澎湃，讓我真的由頭想要跳到尾，相信到時觀眾也會被融入到這種氣氛中。」

壓軸出場的則是韓國國家當代舞蹈團的《叢



●《點石成液》設計：Pollux Kwok 圖片：Thomson Ho No Discipline Limited 供圖

林》。舞作沒有太多花巧，直接回歸原始身體的展現。「有意思的是，這個團雖然是『國家』團，卻沒有自己固定的舞者，每次的製作都要遴選新的舞者。」鄭煥美介紹，此次舞作由幾百名舞者中挑選出十多位，展現風格迥異的身體能量。「有趣的是，每個人的身體質感都非常不同，然後很多部分都是他們即興創作出來的。編舞金成用也有一套獨創的編舞手法，注重發掘每個身體的獨特性。舞作用了叢林的比喻，呈現的是一個生態。個人與個人之間，個人與團體之間的張力被展現，也表達出某種宇宙觀。」她表示，之所以用這個純粹的作品來作為舞蹈節的結尾，「是因為如果你不了解自己，不了解自己的身體、特性與目標，是很難了解世界的。最後，我想要回歸到這個初始點上。」

除了精彩的演出外，本屆「自由舞」亦將再次帶來第三屆「FIRST 創作平台」及「未來詞典」環節，鼓勵新作品的研究，促進創意知識交流。鄭煥美說，今年參與「FIRST 創作平台」的藝術家都非常年輕，而且背景多元，有的學藝術出身，有的是海洋生態學博士，有的學習鋼管舞、脫衣舞，有的曾修讀劇場構作，亦有職業會計，他們對身體、對舞蹈會展現別具一格的看法。而由上海策展人黃佳代發起的「未來詞



●Chunky Move的《U>N>I>T>E>D》攝影：Gianna Rizzo

「自由舞 2025」

日期：即日起至12月7日

詳情請參考：<https://www.westk.hk/tc/event/freespace-dance>

典」，則請來藝術家們分享各自母語中難以翻譯成外語的藝術詞彙、概念和實踐，重新探索語言和創意的多樣性。來自香港的梅卓燕及邱加希、廣州/順德的二高、北京的古佳妮及神戶的中間アヤカ（Ayaka Nakama）等藝術家，都將以展覽和現場座談的形式分享現有或全新創作的詞條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